



Wall Street Never Dies^{*注[1]}

不死的华尔街

如果华尔街是一头牛，我一定是那把“解牛刀”
华尔街多元文化和华尔街用人方略，怎样让华尔街——永远不死？！

裔锦声（1982 级）

序

写在华尔街握手中国之际

如果我告诉你：我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是文学博士学位，学的是古典文学和莎士比亚，主攻方向是西方文论，毕业论文是用西方的观点解释中国的四大名著，你可能不信。你有不信的理由。因为我去美国读博的1985年，中国的国门刚打开，中国很落后，美国人甚至犯不上口是心非的恭维中国，他们不要学落后的中国，不要学她的语言，更不要学她的文化，那是让人挨打的文化。

美国人，决不愿被人打。更不愿被落伍的文化追着打。

350年前漂洋过海从欧洲大陆去到美国的勇敢的人们，从“五月花”号登陆美洲大陆后，就没有想到过还要被他们的母国文化、或者任何文化追着打。美洲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被他们宰尽杀绝赶到山沟里后，他们又心无所惧地和留在欧洲的老祖宗及其兄弟姐妹们，枪火绝交独立出来，怎么可以指望这些具有“勇敢之心”的人们去学那些曾经限制他们让他们挨打的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那些充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的单元文化？

不。美国文化是全世界移民者的文化。是能包容各个国家各种口音各种服饰各种信仰的文化。是一种全世界的失落者都能找到一片生机重新站起做人的文化。从两河夹金的曼哈顿，从自由女神手中燃烧的火炬，从美国50面个性鲜明的州旗和身边同时迎风飘扬着的美国星条旗，讲述着同一个美国故事，那就是：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的昨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今天。

*注[1] 文章共10篇，此篇为序，本刊将连载。

(Continued on page 2)

刊头语：

- 为庆祝《海外南开人》创刊十周年，计划年内出版《海外南开人精品集锦》，欢迎踊跃来稿及赞助。
 - 来稿请email给伍语生 talktowu@yahoo.com 李晓 missshotmail@gmail.com 或 武迪 deedee.wu@yahoo.com
 - 乐捐给校友会或《海外南开人》支票抬头请写：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 本校友会网站：<http://nkaa.org>
- 《海外南开人》編輯委員會

本期内容：

不死的华尔街（序）	1
长忆长相随 - 忆父亲何炳林	3
做国际人 做中外文化的桥梁	6
台湾究竟属于谁？	8
校友来函	9
英译研习	9
诗词鉴赏	9
又到感恩节	10

(Continued from page 1)

“那——为什么我要来美国学中国文化？”我问我的洋教授。在中国上大学时，我就敷衍了事，眼睛盯着黑板上的刘关张，老师一个不留神就看藏在桌下的罗密欧和朱丽叶。1985年好莱坞的大牌电影《龙年》，里边的黄种人不是婊子就是黑帮，总是被人不是床上征服，就是地上挨打。

“我为什么来美国，学中国文化？”

“总得有人要学中国文化，”我的洋教授说。

于是我在美国的明星大学寒窗7年，获得两个硕士、一个博士。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文化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文化是生产力的产物。中国没有在19世纪初叶经历工业革命，因而无法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国力。就在60年前，靠自行车代步的中国，还无法自己生产一辆自行车！在150年前世界大洗牌大重组的关键时刻，中国输给了外国，被人用洋枪大炮轰开了国门。一部《河殇》，让我们80年代整整一代学子心中滴血！被人看不起被人打的文化，必须注入一股外来基因——那就是全球化。资金的全球化和人才的全球化，一定导致市场的全球化和单一文化的多元化。中国文化中从上之下的长官意志、父母意识，一定会给全球化横向思维和多元化文化基因，提供一个渗入或共存的土壤。这，无疑给中国一个重新崛起的机会。

中国，不用一枪一炮，一定不战而胜！西方的“先发优势”，一定是中国的后发优势。进口的机械设备和先进的管理培训，一定为我所用。在中国的“铁饭碗”里加入竞争机制，在我们的大脑里掀起12级风暴——开门开门开门！

有了思路就一定有活路。一切都有轮回，一切都有周期。中国，不可能永远挨打。

毕业后一个月，我去了华尔街。我的工作是为华尔街最显赫的五大洋行交易——交易员。我不懂交易黄金，但我懂华尔街最大的财富是罕见的人才——那

些手执亿万的操作手、交易员、投行明星、重组专家、销售天才。他们天资聪颖，浑身是胆，站在60亿人搭建的“人塔尖顶”上登高望远，前瞻构架。今天输掉一幢楼是为了赢得明天的10幢。那10幢，只有他们的眼才看得见。我们见树，他们见林，当我们还在为这棵树属于哪一片林哪一块地时，他们已经抛了那一整片林一整片地，积全世界剩余资金，重新开了另一片林另一块地。他们是造势者，他们是赢家，他们今天重组，明天出售，后天推倒一切重头再来。华尔街是他们得心应手的江湖，是他们的用武之地，是他们实现个人价值不死的市场。

华尔街不死。

华尔街不死，因为人的欲望不死，因为美国不死。华尔街在资金上容纳百川，在人才上不拘一格，那是因为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的野心和多元文化所致。毕竟，这个国家相信：你的昨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今天。给你一个成功模式，你就可以依样画葫芦。给你一个瓶颈，你就能破颈而出。

创新是魂。

金钱滚滚的华尔街，激荡着我心中的三国情。我服了华尔街，我服了华尔街人。在效益为王的华尔街，17年，我疲而不敝的寻找着心中的“常山赵子龙”，包装他们，然后将他们“卖”出去。

没错，人活一世，心中必须有梦；但光有梦是不够的，还得有能力。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有什么样的选择。我的后辈，你即将读到的这20个解密华尔街用人方略的内幕故事，这些鲜为人知的人才案例，以及我那份难得的人生经历，让你能借鉴华尔街人的模式提升自己，助你从人间走向“人尖”。天地不可再生，但将才可以复制。亘古以来，一切战争都是经济战争，从今以后，一切博弈都是金融博弈。曾几何时，一夜之间，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人，美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借债人？！借钱是要还的，连本带利；国债到期，也是要结算的。

(Continued on page 3)

(Continued from page 2)

美国——绝不会服输。中国——决不会停步！

1. 目标为王，难道不是华尔街提升超级人才的“胡萝卜+鞭子”？
2. 蜀汉立国的五虎大将，难道不是华尔街不可或缺的“团队精神”？
3. 宁可玉碎，不为瓦全，那是华尔街的“冒险成本”；
4. 成全自己，干掉对方，那是华尔街的“职场潜规则”；
5. 一荣俱荣，一毁俱毁，那是华尔街立命安生的

“企业文化”；

6. 今天炒国家、明天炒钢铁、后天炒石油、大后天集中打压一国汇率，那是华尔街的对冲机制。
7. 他们拿现在交易着将来，
8. 拿500强的今天，拿一国的财富和明天签下对赌。
9. 他们相信“智慧领袖”，
10. 自信20%的佼佼者，就该统治80%的无知者。
11. 从无序的资本竞争过渡到有序竞争，他们是勇敢的“摆渡者”。

(未完待续)

长忆长相随 - 忆父亲何炳林

何振宇（1973级，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

父亲走了，走得匆匆，走得坦然，虽然依依不舍，但无遗憾，只叹不能继续照顾好我们的母亲。而做为子女的，却留下余生无限的遗憾、伤感、彷徨、无奈和怀念。父母有着自己的事业，印象里好像他们永远忙忙碌碌，为了工作，为了自己学生的公事、私事，为了试验的进展、系里、所里、甚至化工厂，或农药的小、中、大试的事务，永远不得安静；有些空余时间，也是在家查阅文献、书本，做笔记，所以上我家来玩的大、小朋友们，经常赶上这样的情景，大概都不能玩得尽兴了。做为我们倒是乐得自在，无拘无束。依我妈的观点来讲，就是她管不好，不如让有经验的人来管，这恐怕也是我在刚回中国的时候，被王妈教出一口大舌头中国话的原因吧。用美国人的标准来讲，不是太自私了，太不关心孩子了吗？是这样吗？我们三兄弟都是老三届的，在校功课都不错，只是我这老小，倚小卖小，自然不如哥哥们那样的出类拔萃，在班里都是拔尖的；说起吹、拉、弹（没唱）、足、蓝、排、乒乓，没有不玩的，而且要玩就玩到学校的乐队、运动队里去。在文化革命那样的时代，全家经历万难而不随波逐流，不管父母怎样受难，我们作为“狗崽子”怎样受歧视、侮辱、倒霉，我们没有放弃父母的期望，没有自暴自弃，没有成长成对社会有害的人，没有成为对社会无用的人。不管在内蒙农村插队、工厂、大学里、国内的工作、国外的求学、“闯荡”，以至大哥的海归，都是好样的。这还不能说



家父上中学时的照片



56年回国后全家在南开校园合影

(Continued on page 4)



大约是50年代末期与学生在一起照的



58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南大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当时家父承担与第一颗原子弹有关的、用于提纯铀的高分子树脂科研项目）家父（是室主任）讲解场景



左起：高振衡，王积涛，杨石先，申泮文，陈茹玉，何炳林（全是杨老的学生）

(Continued from page 3) 明什么吗？有时父母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诲和无限的遐想，我想做为父母的，有时身教胜于言教是有一定道理的吧。其实父亲像这里大多数的男人一样，对家庭百般呵护；他不像母亲那样喜欢逛商场（买东西），但如果我们一起出去买东西（我当然是想买玩具啦），印象里他从来都是极为耐心等待我母亲，从不催促，糟糕的是我母亲看哪个柜台人多她就哪钻，不管有用没用准买（那个年头就是如此），但父亲从不埋怨，极为没脾气。父亲书桌里有只口琴，木芯的，每当他吹口琴时，那总是在工作上有了值得高兴的事，但他从不跟我们说什么，只可惜那宝贝的口琴在文革时被抄走了，之后他就再也没买口琴，再也不吹了，但愿那只口琴没有什么动人心弦的秘密了吧。文革前他也喜欢打桥牌，尽管工作繁忙，但几位老朋友，通常是天津大学的孙令衔、南开大学的陈天池、陈荣悌、何国柱、刘丽生等有时在我们家怡然自得地搓上一、两桌，一般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大学放电影的时候，等我们看完电影回家，牌局也接近尾声了。父亲也爱花草虫鸟，但只能有些时间摆弄葡萄，入冬之前还要自己、后来的几年大哥也要帮忙把葡萄树埋土里过冬，春天要起出来绑在架子上，还要修枝，但最高兴的是收获时节，虽我对葡萄没什么胃口，但看他高兴、自得的样子，也忍不住来它几串。像所有的中国家庭一样，文化革命也改变了我家的一切，用老百姓的话来讲，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父亲是南大第一批的“黑帮”成员（每系一名），本来少白头的他还有少许的黑发，但很快，就好像一夜之间就都不见啦，父母都被剃了头，那时家里最压抑、沉闷的时刻恐怕就是吃饭的时候了，饭桌上空就像压了一座大山那样难受；“扫四旧”时家里的门昼夜大敞四开，以方便红卫兵们横扫“四旧”物品。那时我特喜欢和大哥及他的一些同学们天天晚上在南大的小花园里绿长椅上避难，天南海北，海阔天空，侃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敢回家，自诩为“绿椅子骑士”；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原来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学；也就从那时起，我们才一下子成熟起来，也逐渐听到父母回忆他们年轻时的趣事逸闻。

我们何家在广东番禺沙湾算是个大户了吧，早年一位何家绅士发财后，定下凡以后何家的人学业有成，都给与奖励的约定，这也是何家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凡像中举、当秀才、上学这样的事情，总是好处多多。所以我们的爷爷非常鼓励 (Continued on page 5)

(Continued from page 4)

孩子们出去学习、闯荡，当年父亲带着媳妇回老家时，淘气调皮的几个叔伯哥哥们难免不搞些恶作剧来逗逗这个新婶婶，可我母亲又是个书虫，为考官费留学，每日用功不已，所以爷爷经常静静守候着母亲用功，经常带着敬重和满意的神情看着这位知识新女性，让我母亲实在是感动不已。要知道，

爷爷观念特老派，在教育孩子们方面特严厉，父亲小时因调皮异常，就曾被严厉的爷爷绑在桌腿上惩罚，并很早就送父亲上了校规严格的、位于广州市里的寄宿教会学校—培正学校。但爷爷的正派、豁达、尊重知识情操时刻伴随着父亲的成长。父亲记得清清楚楚，在抗战烽火初起，热血青年的父亲写大字报做宣传时，爷爷就很鼓励他这样做，还帮他修改错别字。这也形成父亲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也积极参与进步学生的活动，他的室友古念良就是联大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只是父亲早已抱定“科学救国”的理念，没有从政而已，当龙云奉旨准备大肆抓捕联大的共产党时，父亲还帮助、资助他们脱离学校，奔赴延安。记得1968年春节时节，由于斗争的大方向转移了，父亲也给“挂”了起来，我得以陪父亲回了趟广州，老友相见分外亲热，谈起当年及人生道路的坎坷，激动异常，感慨万分。

父亲同时还是位心很重的人，像挚友、老师、同学、同事的故去，都使他悲痛不已，尤其是文革中元素所陈天池所长、教研室的吴恕求副主任非正常去世，还有后来的杨石先校长、助手李效白先生的病故，父亲在家都要嗷声叹气、伤心很长时间。在外人眼里好像父母都是大科学家、大教授、大人物，他们在从事很伟大的事业，但在我们和我们同学、朋友



父母钻石婚纪念日持杨老他们签字的结婚布幕照片

的眼里，他们就是很普通的家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的家庭也是很普通的家庭。我由于1956年全家回国时在船上得过肺炎，所以小的时候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得支气管炎，每次上医院或南大卫生室看病、打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还有什么霉素的针时，不管父母怎样忙，都是他们之一送我去，当然我从小不怕打针的勇敢也是那些年头被鼓励、锻炼出来的。父母都喜欢过简单的生活，不喜欢应酬，说话也直来直去，净说大实话，办实事。在家里是实行“民主制度”，和父母“辩论”的事常有，但父亲对我们总是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众，虽然没有“气势”，却让我们服服帖帖。

前段时间在国内办理后事时还能撑住，加上大病一场，不多想事，但回来后突然开始伤感万分，想起这些往事眼泪就“泉涌如注”，几个星期也过不来这个劲。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但父亲倾注毕生的理念和全部心血、能量能与伟大的事业、国家的富强结合起来，却使我望山仰止；父亲的为人、做人的道理使我们做晚辈的永远享用不尽。父亲近半年多来经常担心身体不行了，我们三兄弟在家或在医院探望他时，都嘱咐我们要好好继续照顾母亲。老爸，您走好，我们也一定会像您一样照顾好母亲！



98年在北卡与孙子辈们的合影

做国际人 做中外文化的桥梁

旅美南开校友会前副会长杨应时赴比利时策办中国书法展

李小晓 (2007届)

旅美南开校友会前副会长杨应时半年前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目前在中国美术馆国际事务部任职。在临行之前他曾经说过：“回到中国，我们依然是国际人”。果然，在他回到中国的这半年时间里，他的身影和名字就不断活跃在各国的文化圈中。去年10月，他还赴欧盟首府布鲁塞尔策办了“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让中国文化在欧洲又一次大放异彩。以下是他本人撰写的有关这次展览的介绍，特此刊登，让我们共同为这位旅美南开校友为中国文化所作出的工作感到高兴和骄傲。



杨应时和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书法展新闻发布会现场



展厅现场

以下摘自杨应时《“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策展综述》：

2009年10月13日，在欧洲的“心脏”、欧盟首府、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重头项目——“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英文名：The Orchid Pavilion: The Art of Writing in China）——在比利时皇家美术馆隆重推出。通过120余组/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以及其它公私收藏的中国书法、绘画和当代艺术精品，“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首次向西方全面展示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发展和伟大创造，让欧洲观众从不同视角体验和思考中国书法艺术亘古常新的社会文化魅力。此次国际大型展览由中国文化部和比利时欧罗巴利亚国际协会共同主办，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比利时皇家美术馆共同承办，中国美术馆牵头组织策划。展览于10月14日对公众开放，至2010年1月31日结束，历时三个半月。

“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由中外学者组成的国际策展委员会共同策划。中方策展人为：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朱青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傅红展（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主任）、杨应时（中国美术馆国际事务部馆员）。比方策展人为：柯迺柏（André Kneib，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巴黎第四大学副教授）、史蒙年（Jean-Marie Simonet，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资深策展人）。杨应时兼任项目协调人。

“再序兰亭”这一别致的展览主题，无疑是此次大展策划中的点

(Continued on page 7)

(Continued from page 6)

睛之笔。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大书法家王羲之与朋友们雅集于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在崇山峻岭之下，茂林修竹之边，清流激湍之畔，大家饮酒赋诗，极尽欢愉。乘带着酒性，书法家当场挥毫为众人所赋之诗作序，抒写对自然人生的感怀。被中国历代书界奉为极品的经典名篇《兰亭序》由是诞生。《兰亭序》以其“清风出袖、明月如怀”的高雅气格，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名，成为中国书法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王羲之也因此被世人尊为“书圣”，成为一盏高高照引中国书法道路的长明灯。千百年来，后世文人书家在兰亭精神熏染滋养之下，继承创新，孜孜以求，不断续写着书法文化的熠熠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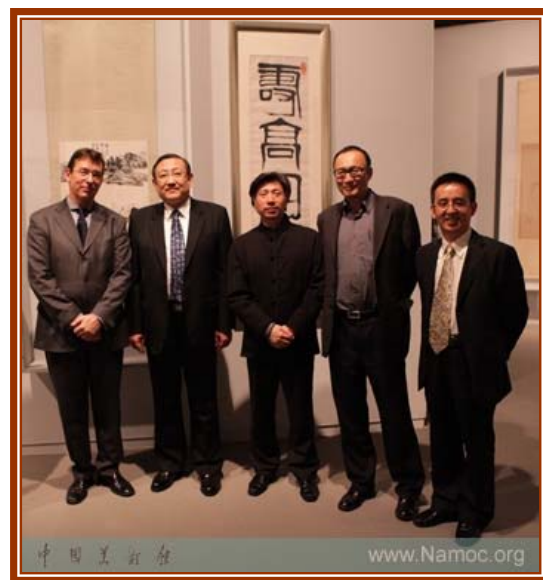
从这样一个兰亭的故事讲起，展示中国书法的创造奥秘和丰富传统，是此次展览在策划上的独特思路。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的话说，“纵观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在《兰亭序》光辉的照耀下，中国书法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条件下，通过对传统的继承、转换与超越，形成了书法内涵和风格不断延展的长河。从中国书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古代到今天延绵不断的奥秘。这个展览题目‘再序兰亭’中的‘再序’二字，蕴含着一千多年来书法不断的‘再生’与‘再创造’的意义。”当然，兰亭雅集这一千多年前的文化活动，也有其特别的当下国际文化意义在。荟萃古今中国书法精品力作的此次大展在“欧洲的心脏”举办，主要面向西方普通观众，不仅是一次千年中国书法在当代情境下的雅集，更是一次东西方文明对话交流的盛会。

详细报道请见旅美南开校友会网站杨应时的文章《向西方观众讲述中国书法的故事》（校友原创 - 随笔）

（杨应时，先后获南开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艺术管理、艺术教育、中国书法。现任中国美术馆国际事务部馆员、策展人）



开幕式上王冬龄书法演示



开幕式上杨应时（右一）和张援远大使、德格特馆长、范迪安馆长、朱青生教授合影留念

台湾究竟属于谁？^{*注}

■ 纽约 伍语生

台湾的主权究竟属于谁？这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回答十分简单：台湾属于中国，是中国的一个省。今日的状况是一场没有打完的内战造成的，是一段墨迹未干的历史，更是一个剪不断的现实。而如今，却有人说“台湾是2300万人的台湾”，这种牵强附会的说辞十分滑稽。你能说四川是8700万人的四川？广东户籍人口7900万，常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3100多万，你能说广东是1.1亿人的广东吗？

为何台湾会出现这种说辞？这是日本侵略霸占台湾51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武装割据并大肆宣传反共所造成的。台湾问题本是自家人的事，不打仗了就到谈判桌上来解决，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这种说辞实质就是拒绝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又怯于诉诸武力时两岸力量对比悬殊，不得已只好搬出“台湾是2300万人的台湾”来。可笑民进党的陈水扁，口口声声“爱台湾”，实是爱百姓口袋里的钱。如今陈水扁进了监狱，蔡英文之流不思肃贪，却拾起“台独”衣钵。台湾今日之乱象，最苦的仍是百姓。

其实，“台湾主权属于谁”的答案早已十分明确。武力解决不是良策，民主表决吗？不言而喻，13亿大陆人必是绝对多数，联合国中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海外侨界承认一个中国的也是绝对多数。所以，所谓“台湾是2300万人的台湾”，是说不通、没道理的。

若无休止地胡闹下去，最后不得已而诉诸武力，那就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更是2300万台湾同胞之最大不幸。假如台湾果真“独立”了，以其“国力”而论，在这强国如林的浩瀚世界，也只会沦为仰人鼻息的羔羊。此等结局岂不是太可悲了？大陆也会因没能维护统一而被世人耻笑，海外侨胞就更不言而喻了。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核心利益所在，是不可轻视的大

是大非问题，若非等到将来再悔悟，确非智者所为。

笔者无党无派，一介贫儒，不懂政治，唯一条件是长居海外，可以客观观察台海问题。台湾今日之民主中有一个现象令人不解：既然实行民主，对不同看法就应平等讨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供执政者推行。而今天台湾的民主呢？“台独”成了爱台的唯一正当议题，谁提“统一”都是“卖台”。

再看大陆，却是一贯地迁就。台南绿营果农的水果滞销，利益受损，大陆就立刻将滞销问题一揽子包了。贸易本应是互利互惠的事，大陆却一味地迁就，就像淘气的孩子一耍脾气，家长就急忙给糖吃。绿营一看原来这样，闹“台独”还会得到好处，当然会继续闹下去了。

再说，大陆正跋涉在建国图强的道路上，只是改革开放30年来刚有起色，至今还有1亿多人处在贫困线以下，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准比起大陆民众来高出许多，唯因大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一人省一点就可互助提高一大节。是的，骨肉同胞情，作点份内之事本不应计较，但有人却以为闹“台独”就可得到好处，当然就会“独气上升”了。正确的作法应是，让其尝到回归祖国怀抱的甜头，也尝到搞“台独”的苦头。

前些时候高雄市长陈菊“登陆”风光占尽，回台后就大搞“台独”、“藏独”合流，还为“疆独”分子张目。后来陆客自发不去高雄旅游，才迫使陈菊之流意识到“台独”没有出路。“先经济后政治”，先把腰包填满了，掉头拍拍屁股就走人，照样搞分裂，“独派”的这种伎俩已不是一次两次上演了。难道非要大陆启动《反分裂国家法》、重

(Continued on page 9)

(Continued from page 8)

启内战才能解决吗？果如此，炎黄子孙解决自家问题的水平也太低了吧！

陈云林率大陆海协会赴台，本是偕台湾海基会为两岸同胞办点实事，但笔者却在网上看到，“独派”又狂呼乱叫要“活捉陈云林”。假使真要动武，难道区区几个“台独”分子就能得逞吗？否！这实则有如螳臂挡车！

*注 见《侨报》2009年12月22日 星期二 A3 言论版

英译研习

王永红译（1995届 政治学系）

Gain and loss are parts of human's life.
We should confront loss and learn to benefit from it.

The wisdom of man is not hidden in the ancestors' experiences, but lurks in our minds. Being convinced by ourselves is a victory of our reason; being touched by ourselves is an elevation of our spirit; being conquered by ourselves is a mature of our life. Looking at the scenery from afar, the scenery is inviting; walking into the scenery, we ourselves are the scenery.

中文原文：【拥有和失去是人生常有的事，人应该学会习惯于失去，并善于从失去中有所得。

人类的智慧不是埋藏于前人的经验里，而是潜伏在自己的心灵中。自己把自己说服了，是一种理智的胜利，自己被自己感动了，是一种心灵的升华，自己把自己征服了，是一种人生的成熟。远望风景，风景迷人。走进风景，自己也是风景。】

校友来函

宋会长：看了照片和报道很感动！合唱团赴美的消息我是在西奈山医院的10楼病房中得知的。可是从11月15号开始，我又进行着第二次化疗。，我在返回南开的从纽约至北京的飞机上遇到了我这里唯一认识的人——高东山老师，我们过去虽不熟，但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今后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参加校友会组织的活动了！这次返校处理了私人财产，做好了长驻纽约的准备，可能是因劳累过度，使得过去恢复已经很好的血液病又复发了！真没办法。我就在西奈山，却不能亲自聆听校友们的演出，心情自有一番惆怅，我有信心今后能与大家一起为南开的活动贡献力量！

张增佑2009/12/19

怀时兄：谢谢寄来的《海外南开人》（第33期）。这期的《海外南开人》尤为精彩，看了之后不忍释手。晚上做梦还在排演练唱，确是一幅美好的回忆。俨为当年在校时渡过的岁月的重演一遍。可见南开对我们影响之深矣！

潘大雄（重庆南开41期）Jan 16, 2010

诗词鉴赏

如梦令

和志超

步李清照“如梦令”原韵

谷雁翔（1978-1987）世界经济国际金融

戊子年岁末2009.1.25

年月风潇雨骤，日夜香衾名酒。

试问掌权人，却道非凡成就。

知否？知否？

仍怨虎肥牛瘦。

Another Thanksgiving

Another Thanksgiving —
By Long Di 是南开大学 2003 级国际历史系校友 龙荻的绘画投稿。

龙荻同学现为乔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 美国历史专业研究生。同时，她也是国内著名杂志《虹》的插画供稿人。



We're on the Web!
<http://nkaa.org/>

征稿启事

今年是《海外南开人》创刊十周年。十年来，《海外南开人》在报道校友活动和动态、抒发校友情怀、联络校友情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深受广大海外校友的喜爱并得到越来越多校友的支持和投稿。我们计划编辑出版《海外南开人精品集锦 - 庆祝海外南开人创刊十周年专辑》，既要选出十年来的好作品，也要吸收新的好文章。它可以帮助新校友了解以前的历史，也可以作为纪念长久保留。欢迎广大校友踊跃投稿，也欢迎捐款赞助。

《海外南开人》编辑委员会